

对克孜尔石窟83窟仙道王故事画 宗教含义的再认识

姚 律

(常州博物馆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 要 新疆克孜尔石窟83窟主室正壁所绘的仙道王故事画,从佛经记载以及画面描绘情况看,并非是“具有戒律性质的壁画”和“警示僧侣持戒的戒律教材”,而是一幅宣扬王者出家修道的绚丽画卷,其背后可能隐含与龟兹佛教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

关键词 克孜尔石窟 仙道王故事 宣扬出家修道

中图分类号 J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4577(2010)04-0008-06

克孜尔石窟83窟开凿在窟群谷西区苏格提沟西侧崖壁,属于穹窿顶方形窟。如今,窟内保存壁画虽仅见少许图案花纹,然而,有一幅极具研究价值的壁画,即绘于该窟主室正壁的仙道王故事画,在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队盗运出境,收藏于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刊出图像资料可知,故事画为通壁一大幅,在边沿由宽窄不等的忍冬纹、卷草纹等多重繁丽纹样装饰而成的方框内,在由希腊式柱头承托的象征宫廷建筑的楣拱额背景前,绘出11身故事人物。边沿纹样虽有部分残缺,但故事人物大致完好(图1),画面布局是:

居中为形体高大、坐于带宽靠背椅上的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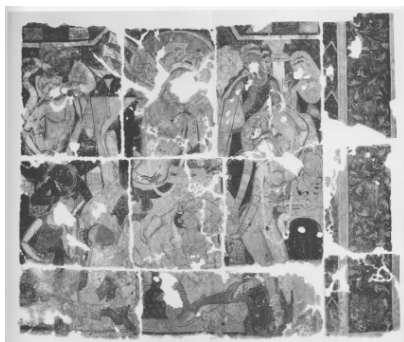


图 1

王,头偏向左,身体随之前倾,背后放置一把弓形筵篋。有头光,戴三珠冠,两条绶带向后乍起,佩大耳珰。上身

袒露,颈戴项圈、璎珞,其中一条装饰龙头,披在肩背的帔帛已从左肩滑落,并在右腿处打起了结,看上去有些衣冠不整。下身穿裙裤,赤足,左腿搁在椅面,脚底朝外,右腿下垂,脚尖着地。左肘支于左腿,举臂以指支颐,右手摊放在右腿腹间,低颜下视,一副忧伤的神情。仙道王左前方为舞动花色条帛的月光夫人,亦有头光,似挽5小髻,戴花环式发箍(似镶有宝石),包头巾,佩大耳珰,耳边还配饰一根粗大的发辫式饰品。上身袒露,丰乳细腰,饰璎珞,其中两条斜挂左右肩在胸前交叉作结再绕至背后。下着超薄短裙,腰束联珠纹带,前端垂下一块三角形遮住私处。臂戴钏、腕戴镯、脚戴环和舞铃等。左手举过头顶,右手下垂,各执花色条帛一端,左脚后提,右脚尖着地,含胸出胯,向右侧首,舞姿优美动人(图2)。仙道王座前正面为坐于花毯上一对男女。男者免冠,袒上身,饰花髻,下着裙裤,舒相式坐,左手举至额际,右手置于右腿侧,抬头仰望热舞之中的月光夫人。女者波浪式小卷发,身着条纹圆领紧身长袖袍,左肩到右腰部斜披花色条帛,亦为闲适的舒相式坐,左手搁置左膝上,右手指向左前方,

收稿日期 2010-06-09

作者简介 姚律(1973-),女,浙江于潜人,江苏省常州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及佛教美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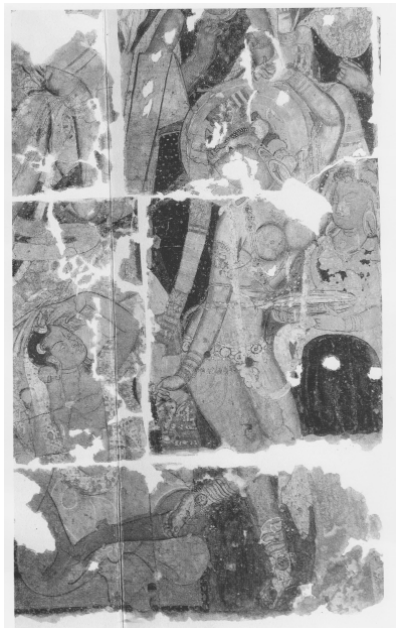


图 2

作观赏月光舞蹈的姿态。看得出来,这对男女已被月光的优美舞姿所吸引,显得异常兴奋,与视线离开月光、情态忧伤的仙道王形成鲜明的反差。在仙道王左侧为3身女侍,分前后两排,皆面向仙道王。前

排1身亦为一头波浪式卷发,戴花环式发箍,佩大耳珰,衣着因画面模糊,不明,深蹲于地,双手托盘侍应。后排2身并立,靠近仙道王1身卷发,戴花环式发箍,佩大耳珰,耳边有发辫式饰品,穿圆领露肩长服,帔帛绕双臂垂下,左手被月光夫人头光遮掩,右手斜执长柄拂尘。次1身除包头巾,耳边无发辫式饰品外,其他形象同前,左手置于胸前,右手举至肩,拇指食指相捏,余三指直伸,似作讲话状。仙道王右侧上下各为一个剃度出家的场面。

不消说,这是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一幅精心绘制、超乎寻常的故事画。对这幅故事画的宗教含义,霍旭初先生专门作了考证与辨析,认为是依据北魏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卷十《优陀夷王缘》所述内容绘制,与克孜尔石窟67、118窟等方形窟主室正壁所绘壁画性质及作用相同,皆是“起着戒律作用”、“具有戒律性质的壁画”,“是一幅具有戒律含义的作品”,是“警示僧侣持戒的戒律教材”。^①证据是该经开篇讲到“时彼国法,诸为王者,不自弹琴”,而优陀夷王由于宠爱有相夫人,在有相要求为其弹琴伴舞时,“王不免意,取

琴而弹”,违反了国法,以致造成夫妻恩爱离别的悲剧。笔者觉得霍先生意见与实际情况不符,有必要再作讨论。下面将自己的肤浅认识写出,不当之处,期盼专家学者教正。

判定一幅佛教图像的宗教含义,首先要以经典为依据。有关仙道王故事,在汉译佛经中,除上面已提到的北魏吉迦夜、昙曜译《杂宝藏经》卷十《优陀夷王缘》外,还有东晋法显译《佛说杂藏经》和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十五、四十六《入王宫门学处》第八十二之二、之三。这三经所记故事内容详略不同,国号人名也不尽一致,鉴于《佛说杂藏经》和《杂宝藏经》为抄繁体,又《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记载得最为详细,因此,本文叙述皆从《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

据这部小乘有部律典记载,仙道王故事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写胜音城仙道王在同摩揭陀国影胜王(又称瓶沙王、频毗婆罗王)互赠宝物过程中,睹见佛的真容,感悟到十二缘生流转(轮回)与还灭(解脱)之理。于是迎请尊者迦多演那到胜音城为大众宣说法要,自己也天天诣迦多演那处聆听佛法。宫内女眷们也渴望闻法,但由于佛曾制戒,不许比丘入王宫为后妃说法,于是仙道王又特意请来名叫世罗的比丘尼为后妃宣说法要。二是写仙道王有一次在宫内弹琴(箏)为月光夫人伴舞时,从月光舞际看到其七天后必定命终,心生哀情,舍琴怅叹。月光得知自己死期将至,恳请仙道王让其出家修道。由于夫妇恩爱,不忍别离,仙道王要月光立誓:若其出家修道断尽烦恼,便了断情爱,若有余结惑(欲爱心未尽)而寿终,望告知去处。月光允诺后,王即引月光到世罗比丘尼处剃度出家,命终生四天王天。成为天女的月光如约来见仙道王,劝王出家修道,王即心开意解,立顶髻太子为王,命二大臣辅政,自己只身前往摩揭陀国王舍城佛的住处出家为比丘,证得阿罗汉果。三是写仙道王出家不久,继位的顶髻太子受佞臣蛊惑而行非法,不仅驱逐二辅政

^①霍旭初《克孜尔〈优陀夷王缘〉壁画与敦煌〈欢喜国王缘〉变文》,载霍旭初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出版《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第32页;《克孜尔石窟前期壁画艺术》,载中国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8·克孜尔1》论文部分第36页;《〈杂宝藏经〉与龟兹石窟壁画——兼论昙曜的译经》,载新疆龟兹学会编、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龟兹学研究(第一辑)》第166页。

大臣,还派人杀害已成阿罗汉的仙道王,后来在路遇迦多演那时,命人用尘土垒之。七日后遭到报应,天雨尘土,淹没胜音城,惟有二辅臣幸免于难。

《杂宝藏经》没有仙道王迎请迦多演那和世罗比丘尼说法的情节,而是直接从仙道王(称卢留城优陀羨王)在宫内弹琴为月光(称有相夫人)伴舞开始叙述,写了相当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所记仙道王故事的第二、三部分。《佛说杂藏经》所记比较简略,既没有迦多演那和世罗比丘尼到胜音城说法的情节,也无仙道王为出家修道立其子为王并遭杀害内容,仅写了仙道王(称槃提国忧达那王)观月光(称月明夫人)舞后引发夫妻俩出家修道之事。可见,尽管三经记载仙道王故事详略与称谓有异,但说的应是同一则故事,并都一致地写到仙道王及月光夫人出家修道内容,表明这是有关仙道王故事的主体部分。为便于说明故事所要表达的要旨,现将三经中这部分文字,分别引录如下:

佛在世时,有五大国王。……今说一王得道因缘。国名槃提,王名忧达那。……第一夫人字月明,容仪端正,王甚爱敬。王时大会,作众伎乐,命月明舞。月明夫人衣以上服,金银名宝璎珞其身。舞甚奇雅,悦众欢情。王善能相,见其夫人将终相现,不过半岁,奄然殒逝,恩爱离苦,忧戚不视。月明怪而问之,王以死事大故,恐其忧恼,隐而不说。殷勤重问,王便答言:汝寿命短,将终不久,爱离之情,是故愁耳。月明白言:夫生有死,自世之常,何独忧耶?若顾隆念,但相告示,见放出家。王善其言,听其入道。王欲证明果报,增益信心,与之结誓。语言:汝若出家,持戒思维,设未成道,必生天上。生天上已,还至我所,听汝出家。月明即许其誓。于是唤诸比丘尼,即度将去。以贵重能舍五欲,多来问讯,恭敬供养,妨其道行,是故游行诸国。从出家日,数满六月,持戒清静,勤思惟道,厌恶世间,得阿那含道,于一聚落命终,即生色天上。观昔因缘,于王有约,要赴本誓。观王没于五欲,怵戾难化,直尔而往,无以感发,宜以恐逼,尔乃降伏,便自变身,作大罗刹,衣毛振竖,执五尺刀。因王夜静卧,去之不远,在虚空中。王觉已,甚大怖畏。……王便问言:汝是何神,使我大生怖畏退缩?天答言:我是月明夫人,王放出家,思维离欲,生色天上,今来赴要。王言:汝虽说此,我犹不信。复汝

本形,尔乃可信。天即变形,如本月明,衣裳服饰如本,在王边立。王欲心发,即趣欲捉。月明念言:此人欲态不净,何可近之?于是即还,上升虚空,为王说法,语王:此身无常,弹指叵保。……王是智人,何不厌离,出家求道。王时善心生,许其出家。……王至天明,禅位太子,舍离五欲,投迦施延(迦多演那),出家为道。时人以其国王舍重荣利,求正真道,臣吏人民多来供养,恭敬问讯,妨修道业,于是游行至摩竭国,佛为说法,得阿罗汉道。

——《佛说杂藏经》

昔优陀羨王住卢留城,聪明解达,有大智慧。其一夫人名曰有相,姿容奇特,兼有德行,王甚爱敬,情最宠厚。时彼国法,诸为王者,不自弹琴。尔时夫人,恃已宠爱,而白王言:愿为弹琴,我为王舞。王不免意,取琴而弹,夫人即举手而舞。王素善相,见夫人舞,睹其死相,寻即舍琴,惨然长叹。夫人即向王言:如我今者,受王恩宠,敢于曲室,求王弹琴,我自起舞,用共为乐,有何不适,放琴而叹,愿王莫隐,而见告语。……殷勤不已,王以实答:我之于尔,岂容有异。尔向起舞,死相外现,计其余命,不过七日,由是之故,舍琴而叹。夫人闻已,其怀忧惧,即向王言:如王所说,命不云远。我闻石室比丘尼说,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由是之故,我欲出家,愿望听许,得及道次。时王情重,恩爱不息,语夫人言:至六日头,乃当听尔出家入道,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语夫人:尔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来见我,我乃听尔得使出家。作是誓已,夫人许可,便得出家,受八戒斋。……至七日晨,即便命终,乘是善缘,得生天上。……以先誓故,来诣王所。尔时光明遍满王宫,时王问言:今此光瑞是为谁耶?愿见告示。时天答言:我是王妇,有相夫人。王闻是语,愿来就坐。天答之言:如我今者,观王臭秽,不可亲近,我以先誓,故来见王。王闻是已,心即开悟,而作是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妇,由有善心,求索入道,出家一日,寻即命终,由是功德而得生天,神志高远,而见鄙贱,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闻说天一爪甲,值阎浮提,况我一国,何足贪惜!作是语已,立子军王,用嗣王位,出家学道,得阿罗汉。”

——《杂宝藏经》

彼仙道大王妙解弹箏,其月光夫人善能为舞。

曾于一时,王在宫内自手弹箏,月光起舞,于其舞际见夫人身有无常相,至第七日必当命终。时王见已,心生忧恼,手所弹箏,便投于地。月光见已,白言:大王,岂我舞曲不中弦管,致使大王放箏于地?王曰:非关舞恶。然我见汝身有死相,于七日内必定身亡。月光向王曰:若如是者,幸当见放,我愿出家。王曰:共立要契,可遂汝情。若出家已断诸烦恼,证得阿罗汉果者,我便望断;若有余结惑而命终者,于所去处当告知我。夫人曰:尔。时仙道王即引月光至世罗苾芻尼处,礼足已,白言:圣者,月光夫人欲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惟愿圣者慈悲摄受,与其出家并受圆具。观其业报,知欲命终,教授月光修无常观。月光依言而作,于第七日忽而命过,生四大王众天。诸天法尔,初生之时必起三念:我何处死?知在人间;今生何处?生在四大王众天;曾作何业?於佛教中净修梵行。时月光天女作是念已,……即取瓔珞庄严其身,……往胜音城仙道王所。时王于楼上独寝。天女既至,身光大明,弹指作声,警觉王睡。王闻惊坐,问曰:作声者谁?答曰:我是月光。王曰:夫人可来与我共卧?天女报言:大王,我已身死,生四大王众天。人天事殊,理无同宿。王若欲得与我交欢者,于佛教中出家修道。若一切烦恼悉永断者,众念都息;若有余惑而命终者,生四王天与我相见。作是语已,腾空而去。时仙道王闻是教已,惊喜交集,念出家事,通夜不眠,至天晓已,命大臣曰:卿可往问月光夫人今在何处?大臣白言:彼已身死。王闻便念:我今不应蒙天警觉不用其语,处在居家,可立顶髻太子为王,付以国事,我当于善说法律而为出家。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①

从以上引录经文不难看出,这三经在记载月光夫人出家缘由时,虽都说到仙道王从月光舞际看到其死相,满腹忧愁,但惟有《杂宝藏经》讲到

仙道王(优陀羨王)弹琴违反国法之事,而《佛说杂藏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未有此说。《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只记仙道王“自手弹箏,月光起舞”,没有违反国法一说。尤其是《佛说杂藏经》压根就没有提及仙道王(忧达那王)弹琴(箏)一事。因此,仅据此端便判定仙道王故事是“宣扬持戒精神”^②,未免以偏概全。再说,戒律通常是指佛教为比丘、比丘尼制定的戒条律文,也就是说,佛教戒律主要对治僧伽内部一些不规范的言行举止,非指俗世之事,两者概念不同。而所谓“持戒”,是指僧尼持守戒律,即宁为持戒死,不为犯戒生。退一步说,即便国王不能弹琴娱乐属于戒律范畴(如佛教为在家俗众信徒制定的八关斋戒中有不自歌舞作乐一戒,详后页注释^②),那么,仙道王(优陀羨王)“取箏而弹”是违反了戒律,谈不上是“持戒”。事实上,贯穿仙道王故事的中心思想非常明确,是讲出家修道。《佛说杂藏经》在记载这则故事时一上来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是“说一王得道因缘”。接下来在写月光(月明)夫人出家死后生天、以天女身份前来见王,为王讲了一番“此身无常,弹指叵保”之理后说:“王是智人,何不厌离,出家求道。”王顿生善心,“禅位太子,舍离五欲,投迦施延(迦多演那),出家为道。”《杂宝藏经》更是借觉悟了的仙道王(优陀羨王)之口,盛赞出家功德,决心去国修道:“今彼天者,本是我妇。由有善心,求索入道,出家一日,寻即命终。由是功德,而得生天,神志高远,而见鄙贱,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闻说天一爪甲,直阎浮提,况我一国,何足贪惜!”《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不仅在写到仙道王听月光天女劝喻后,“念出家事,通夜不眠”,愿望非常迫切,而且还说及仙道王弃国只身前往摩揭陀国佛的住所出家成比丘,次日清晨执持瓦钵入王舍城乞食归来,为影

^① 上引《佛说杂藏经》[DB/OL].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17/0745_001.htm, 2009-04-15/2010-05-30;《杂宝藏经》[DB/OL].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04/0203_004.htm, 2009-04-15/2010-05-30;《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DB/OL].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23/1442_023.htm, 2009-04-15/2010-05-30。记载仙道王故事尽管内容详略不同、国号人名有异,但应是出自同一则故事。这三经不仅皆(至少《佛说杂藏经》和《杂宝藏经》是这样)形成于西北印度,与贵霜月氏王朝迦腻色伽王有关,而且从称谓中也能看到一些。如《佛说杂藏经》之名与《杂宝藏经》相同,其中所记忧达那王与优陀羨王应是同名异写;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中月光夫人与《佛说杂藏经》忧达那王夫人月明,应是一个意思。清楚表明故事源于同一底本,只是不同译者译自不同时期,以致形成一些不同的说法。

^② 霍旭初《克孜尔〈优陀羨王缘〉壁画与敦煌〈欢喜国王缘〉变文》第37页。

胜王君臣说法时,针对影胜王提出为何不慕帝祚荣华而过乞士生活问题,说了大段偈语,极言“此身无可爱”,世俗无可留恋,要“舍而求出家”,志趣超脱生死的涅槃解脱。显而易见,仙道王故事要旨就是宣扬出家修道。其实,仙道王之名本身便隐含此意,仙道,即修仙人道之谓,意即出家修道。^①或许有人会认为,《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既为小乘有部律典,仙道王故事收载于此,自然与戒律有关。其实不然,原因是这部律典在叙述戒条律文缘由时,喜欢将一些与戒律没有直接关系的故事穿插其中,追求一种故事化效果,仙道王故事即属此类。

这方面,如果再联系我国僧人编撰有关佛教类书看,尤为清楚。就笔者所知,收载有仙道王故事的佛教类书,有南朝梁僧旻、宝唱辑集的《经律异相》、唐道世的《诸经要集》与《法苑珠林》。众所周知,《经律异相》共50卷,主要收录各种佛典中的人物故事,分成22个部类,仙道王故事即以《忧

达那王妻学道生天》为题,收载于卷30《诸国王夫人部》。《诸经要集》20卷,将佛教故事分成30个部类进行编排,每部之下再分成若干缘(有的在部下分篇,篇下再分缘),其中有《入道》与《六度》两部,仙道王故事收载在卷4《入道部·引证缘》,而未辑集在卷10《六度部·持戒篇·持戒缘》。《法苑珠林》虽是在《诸经要集》基础上扩充而成,由20卷增至100卷(一说120卷),但在编排上与前者相反,全书以篇编排,总100篇,每篇之下再分部,其中亦有《入道》与《六度》两篇,仙道王故事同样收载在卷20《入道篇·引证部》,而未辑集在卷82《六度篇·持戒部》。僧旻、宝唱和道世都是我国古代著名学僧,佛学高深,他们对仙道王故事要旨理解不会有错,足以说明故事旨在宣扬出家学道。^②

明确了仙道王故事要旨,现在我们回头来看83窟仙道王故事画情况。尽管占据画面中心为仙道王观月光夫人舞蹈情景,而画面意蕴则当是绘于右侧两个剃度出家的场面。上一个被剃度者,

① 优陀婆王之名同样也隐含出家修道之意。优陀婆,为梵文 Udayana 音译,又译作邬陀衍那,温陀衍那、忧达那、优填等。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僇赏弥国”条可知,优陀婆(邬陀衍那)意为“出爱”。这里所说的“爱”,即是指对色、声、香、味、触五尘的贪着和追求,这是众恶之源,是系缚众生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出爱”就是要摒除一切世俗的贪欲情爱,厌离尘世而出家。

② 霍旭初先生对 83 窟仙道王故事画宗教含义考证与辨析文章,是结合《敦煌变文集》(下集)收载的唐代敦煌三界寺僧戒净记录的《欢喜国王缘》进行论述的。霍先生认为这则变文如同《杂宝藏经》,亦是表达持戒方面内容(《克孜尔〈优陀婆王缘〉壁画与敦煌〈欢喜国王缘〉变文》第 37 页)。对此,也有必要作些商榷。关于这则变文出处,变文本身仅言“谨案藏经说”,未详何经,可从变文标题及其所述欢喜国王夫人和比丘尼之名皆同《杂宝藏经》看,从变文与《杂宝藏经》均讲到有相夫人从石室比丘尼受持八关斋戒情况看,应该说,《杂宝藏经》优陀婆王为变文欢喜国王的原型。八关斋戒,略称八斋戒、八戒、八关,是佛教为在家俗众信徒(也有僧尼参加)制定的一种戒法,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自歌舞作乐、不坐高广之床,过午不食(正午过后不吃饭)。前七为戒,后一为斋。这种戒法虽要比五戒严,但无需终身受持,只要像有相夫人那样一日一夜遵守即可获得果报,死后便能往生天界,受诸快乐,实现佛教修习的世俗最高目标。由于这种戒法方便简捷,功德显著,北朝时期非常流利。《杂宝藏经》译自北魏延兴二年(472 年),既反映了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也表明变文与《杂宝藏经》的密切关系。但稍作比较,也不难看出,变文除加入有相出家受戒前辞别父母,以体现中国传统孝道思想情节外,也吸收了其他经文内容。如变文在讲到有相死后如约来见欢喜国王时说:“今朝到此,来报大王,伏望不恋阎浮,求生天上,与为同止,再遂衷肠,千万再三:速求出离。”所谓“与为同止,再遂衷肠”,意即希望与王在天上同住,再过夫妻生活。而《杂宝藏经》没有这种表示情爱语言,只是说“我以先誓,故来见王”,反倒是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中有类似内容的“王若欲与我交欢者,于佛教中出家修道”之句。可见变文受到《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影响。这很自然,此时这部小乘有部律典已由义净译出,变文作者无疑会吸收认为需要的情节内容。为何变文对于出处仅言“谨案藏经说”,原因就在于变文是综合三经敷衍而成。尽管如此,变文并未改变经文原有弃家出世要旨,其内反复说莫要迷恋阎浮提,莫求浮世寿命,要速求出离生死,求得生天,也就是要弃世出家修道,一心皈依佛门。正因如此,它删去了《杂宝藏经》中与宣扬出家修道没有直接关系的关于国王弹琴违反国法内容,这恰好说明变文要旨不在持戒方面,也由此可见变文作者非常了解经文要旨所在。当然,变文也说到有相和欢喜国王受持八关斋戒的事,但说得非常清楚,目的是为了修道,为了实现求生天上的期望。至于说变文是由敦煌三界寺僧戒净记录,而三界寺是律寺,以此认为变文表达了持戒内容,更是不能成立。殊不知,道世 12 岁出家就研习律学,后来又与道宣同传律宗,他们所在的长安西明寺也是律寺,而道世却没有将仙道王故事辑集在《诸经要集》与《法苑珠林》的《六度部(篇)·持戒篇(部)》。还需要指出的是,变文这种讲唱文学,大多是由佛教寺院僧人对俗人讲的。前已述及,戒律对治的是僧伽内部的事情,属于“内藏”,非出家修习者(严格说未受“具足戒”僧尼)是不可闻见的。倘若《欢喜国王缘》这则变文表达持戒内容,不可能拿来对俗众讲唱。

上袒下裙,披帛帔,交脚坐于方座上,头偏向右,左肘支于左脚,手臂上举,手指按着颈部,右手摊掌搁在右腿。背后执刀剃发者,长发齐颈,身着圆领服饰,左手置于被剃度者左肩,右手执刀剃发。下一个被剃度者,身穿坎肩式紧身衣,下着裙裤,亦交脚坐于方座上,头偏向左,左手曲肘支颐,右手搁置右腿。背后的剃发者,亦蓄发,佩大耳珰,着圆领服饰(颜色深浅不同)。这两个剃度场面里执刀剃发者是否为不同的人,因无明显标志,一时难以分辨。但两位被剃度者,从形体和着装看,存在性别之分:上一个在袒露的胸前绘出发达的肌肉,为克孜尔石窟壁画上男性形象特征;下一个身穿坎肩式紧身衣,为克孜尔石窟壁画女像的特殊装束。这一男一女,显然是描绘仙道王夫妇先后剃度出家的场景,点明了主题。而之所以要在画面中突出仙道王观月光夫人舞蹈的情景,就是要用这样的画面意境告诫人们:人生无常,有生必死,地位再荣耀也要消逝,容貌再姣好要衰老,夫妻再恩爱要分离,只有像仙道王夫妇那样“舍重荣利,求正真道”,才是人生的最终归宿。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4世纪龟兹佛教强调戒律的反映,而是一幅体现龟兹佛教崇奉的小乘有部所主张出家修道高于世俗之乐的图像,一幅宣扬王者出家修道的绚丽画卷。^①由此推测,同样绘于方形窟67、118窟主室正壁类似83窟仙道王故事

画构图、边沿亦由花纹图案装饰的大幅画面,当属于同一类题材。然而,从画面上的人物多为南亚热带装束看,这类故事画无疑是按照传入的粉本样式所绘,但它们皆大幅绘制在克孜尔石窟,主角又都是富贵权势的王者,联系龟兹白氏王朝热心奉佛,王室成员向道成风,其用意恐怕不仅仅是藉以抬高佛教地位,扩大佛教影响,背后可能还隐含其他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重视和研究。

附记:

笔者刊载在《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七卷第三期《克孜尔石窟99与175窟:两个强调释迦牟尼佛“最后身”的中心柱窟》一文,依据有关辞典和论著,将“最后身”解读为释迦牟尼从降生迦毗罗卫国太子到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这段时间之身,不够完整,还当包括成佛后到涅槃这一时段在内。也就是说,所谓“最后身”,应是指释迦牟尼最后一次降生人间到觉悟成佛、说法教化而后涅槃之身,即从生到死的一生之身。而克孜尔175窟左右甬道外侧壁各开两龛,采用龛内塑坐佛、龛外绘壁画形式表现的4种题材内容中,现已识别的佛降伏火龙、提婆达多举石砸佛和魔众遥吼怖佛,皆属于“最后身”时段内。至于为何要采用塑绘结合手法表现,待全部考识后,再专文论述。

(责任编辑:李开荣)

Recognition on the Buddhist Content of Xiandaowang Tale Painting in Cave 83 of Kizil Grottoes

Yao Lv

(Changzhou Museum, Changzhou, Jiangsu 21302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ext and picture in Buddhist sutras, Xiandaowang Tale Painting on the central wall of the main chamber in Cave 83 of Kizil Grottoes, Xinjiang is not a “Buddhist discipline painting” and “The painting teaching monks to abide by Buddhist discipline”, but a florid painting preaching up kings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Buddhist doctrine. It may imply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Kucha Buddhism.

Key words: Kizil Grottoes; Xiandaowang Tale Painting; Preaching up to cultivate oneself according to religious doctrine

^①从画面上仙道王表情及其背后放置一把弓形箜篌看,故事画应与《杂宝藏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所述内容接近。这两部经皆讲到王弹琴(箜篌)为月光伴舞时,看到其死相,“寻即舍琴,惨然长叹”或“心生忧愁,手所弹琴,便投于地”,与画面比较吻合。但并非完全依据《杂宝藏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如故事画在仙道王座前绘出一对观赏月光夫人舞蹈的男女,《杂宝藏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未曾写到这方面内容,而在《佛说杂藏经》中却有“舞甚奇特,悦众欢情”的描述,当另有所本。